夢

眼科 鄭佳怡醫師

常常，在朦朧和清醒邊界伸長了手，想抓住漸漸漫漶融入背景的夢的一角，卻總在咫尺之隔又摔回被褥和空空如也的天花板之間，現實的夾縫。勉強睜開眼，我每回都盯著和夢境的流動相比彷彿定格瞬間的空蕩臥房，有種恍若隔世的茫然。

自從睡眠時間驟降到五小時以後就鮮少做夢了。所以那一個清晨三點四十分驚醒的夜晚，不論在情感或記憶中，都烙印得特別深。那是一個清醒後仍會眼角含淚的夢，對當時脆弱疲憊的我，那個夢卻來得，猶如救贖。

一輛很大的遊覽車，一群再熟不過的人，一個晴空萬里的早晨。座無虛席的車上每個位子上都是我深愛重視的家人—父母、爺爺奶奶、已逝的二叔公、大舅公和外曾祖母...大家都以相簿中曾出現但我未曾親眼目睹過的活力恣意談笑著。但彷若有道無形的牆在我們之間，我看得見所有人，卻沒人發現我這雙凝望著的眼眸。緩慢踱步在車上狹窄的走道間，揣摩著一張張分明熟稔卻又滿載令我陌生的開朗神色的面孔，耳邊充斥著對話嘈雜迴盪嗡嗡作響的背景音。一種難以言喻的解離與落寞感流竄著。彷彿處在不同流速的時間河遙遠的兩頭，不平行的兩條線交會後漸行漸遠。這般相遇，太寂寞。

看著農曆年初剛走的二叔公側著頭和鄰座的嬸婆聊天，那一刻那個粗曠泛著油光的側臉卻突然與出殯當天嬸婆癱軟在棺木前的身影重合，覺得

自己被某種說不出的海嘯吞沒，視線開始慢慢模糊，想替自己抑或是此刻如此幸福的他們，痛哭一場。結縭半世紀未曾鬆開彼此的這雙手，將被死亡粗暴地扯開，我分不清現實究竟為合，只覺得心痛。突然間叔公側過頭轉向我，一如從前的溫暖注視，在我回過神之前，突然俏皮地眨了眨眼睛。「不要緊的，哭什麼，傻女孩。」記憶中一樣低沉的嗓音在耳邊響起，來不及多說一句話，全部意識就被猛地推回清晨闃寂的黑暗之中。那晚，下了一整夜的雨，值班室聽不到雨聲，但淚濕的枕頭貼著臉，好冰。

累了一日疲憊的身體卻再睡不著了，回憶忍不住跑馬燈似的重播。身邊太多人來了又去，熟識的、一面之緣的、萍水相逢的，頻繁的離別令人麻木。早已遺忘前一回掉淚是何時，或者在忙碌之間我的淚早已乾涸卻不自知？腦中一直迴盪著那句堅定溫暖的「不要緊的」，淚眼矇矓中似乎又找回當初那個敏銳的自己。卸下懼怕離別的厚重鎧甲後的心，輕盈多了。

那個夢喚醒了久違的面對死別和家中沉重氣氛的勇敢和堅強。不再只記得安寧病房中痛苦呻吟的二叔公和那些滴答作響的儀器，不再用醫師的角色武裝自己抽痛的心，留在腦海的，只有他談笑風生，自信的側影。